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五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真州千文跋

昔見樂毅論吳江邨本圓美雋逸董邢諸家皆極推賞而張米庵謂是宋人所書竊以米庵之言爲得其實其後得見北宋元符刻本乃曉然於晉唐正脈信米庵所鑒不虛也若智永千文向見陳進士所藏舊本鋒穎圓雋則亦有此疑焉而未得確据以質之也其後習見近拓鋒勢半禿則亦不甚蓄此疑矣今見此本實亦舊拓鋒穎畢見則又疑其用筆太過圓熟未必隋人所書如此因復字字詳審之如首句黃上一字及桓公匡合匡

字皆闕末筆此二字皆宋初諱也程易田亦云見宋本  
敬字右末捺下半不全而今拓者皆出後人添足勢甚  
笨鈍更覺顯然敬字是宋初祧廟諱也若謂原蹟有其  
末筆而宋人上石時因時君之諱不敢刻其全字則如  
真宗名恆而此內恆岱恆字並不闕筆如果宋人刻石  
所闕則此石刻於大觀時豈有不避真宗諱之理則知  
其爲宋初人所書無可疑矣向來著錄家皆忽焉不察  
如顧亭林之精考金石者亦收入此帖而孫退谷反謂  
歐公不見全本惟薛氏之爲功甚大按歐蔡所見乃是  
智永千文真石刻而歐陽已云有筆法不類者雜於其  
間疑其石有亡闕後人妄補足之是歐陽所錄但有其

不全之拓本耳至趙明誠金石錄及宋人所著寶刻類編則皆並無此目矣且歐陽所見不全之拓本亦未明言其果是一行真楷一行艸書並列者否耳而薛氏所見人家舊藏此蹟一行真楷一行艸書亦無書人名氏蓋北宋初年之書蹟至大觀己丑已是百餘年前舊紙墨薛氏不暇深考遽以入石後人因薛氏所刻踵而信之從無糾正之者遂使北宋人書偶因真艸相間同幅遂冒鐵門限之名留傳至今耳薛氏能品鑒定武蘭亭非不知古書者亦誤信相傳之語而鐫勒之則何怪明代董邢諸家極推宋後重書之樂毅論吳江邨本乎蓋嘗因是而繹思之自古書家唐以前正楷若鍾之力命

王之樂毅皆筆筆自起自收開關縱擒起伏向背必無  
千字一同之理直至宋以後乃有通體圓熟之書此亦  
猶之宋以後文字說理益加明顯而無復古意者耳唐  
荆川家藏洛神十三行董文敏亦品爲海內第一至何  
義門始疑爲宋人周膳部輩所爲亦以其逕涉圓熟不  
似晉人格制也昔每謂荆川家十三行與江邨家樂毅  
論二事正可作匹對豈意從來相傳之智永千文亦復  
如是乎然樂毅論十三行雖失古意而尚依其行次位  
置惟此千文則歐陽所云隋智永石本者渺乎無以稽  
也竟不當仍沿智永千文之目直題曰北宋人書眞艸  
千文可矣此實古今書勢一大關鍵不可不亟爲訂正

者也

南宋末羣玉堂帖第二卷隋僧智永書真艸千文殘本  
僅存囊箱易輜攸畏以下至末凡真艸書二十一行其  
行次位置字勢與薛刻悉同惟腴潤勝於薛刻而其畫  
中遒勁亦間有不逮薛刻者就其行次位置字勢之悉  
同則卽此一手所爲者不見前半不能知其闕筆二處  
若何矣乃末行後低數格下艸書云陳至德二年四月  
六日於永欣寺留意書之時年七十此款記二行有半  
則薛刻無之古人書蹟未有於年號上著朝代者卽如  
陸氏經典釋文稱癸卯歲亦使後人考核而知爲陳至  
德元年也未有於至德上加陳者此則後人僞作智永

書者假陳年以見其爲眞耳此愈以驗其爲僞作無疑也又特出永欣寺又特著年七十又云留意書之此更驗是後人裝點之僞豈有智永書一本訖而爲此語者乎羣玉堂帖本名閱古堂帖向若水爲韓侂冑摹刻其目略見曾宏父石刻鋪敘其二卷是晉隋名賢帖未聞有智永千文假如有智永千文自署陳至德二年則帖目必當著之是其爲閱古堂帖未足信耳然則因見此刻而益信吾前跋薛刻之僞更不疑也

嘉祐石經跋

宋嘉祐石經篆楷二體各一行今僅存書洪範周禮天官春官殘字耳去年於練留佛寺又得禮記檀弓殘字

一石則篆楷皆不及前矣知當時非出一手書也天官  
春官二石楷法實本虞永興不見廟堂碑唐刻原本無  
由以見永興楷勢此在五代時王節度重刻廟堂碑之  
上雖唐開成石經亦用虞楷意而不及此遠矣昔鄭康  
成於禮堂寫經蓋爲校定經文非爲筆勢也以校定經  
文言之則莫善於洪範曰哲哲从日也今板本皆从口  
不知此字卽易明晰晰也詩明星晰晰字今板本易詩  
皆作晰日旁加析無此字也白哲之哲下從白又非此  
矣詩或哲或謀亦當从日與旣明且哲不同賴此石經  
以正定之而洪範一石子昔嘗見其拓本今必尚在開  
封學舍宜多拓以傳之若春官諸臣之所昨也依鄭作



酢此石經篆爲醋是亦足證許鄭之合而近人轉有謂許鄭異者徒多其詞說耳

跋宋嘉祐石經拓本

春官司尊彝諸臣之所昨也鄭注昨讀爲酢釋文才洛反此酬酢之酢古本作醋說文云醋客酌主人也醬醋之醋則古本作酢說文云酢醢也酢漿也徐鉉曰今俗以醋爲倉故切以酢爲在各切是唐末宋初二字已互訛矣今觀宋石經猶以酬酢字篆作醋具見六書本指猶有存者而秀水朱氏經義攷以宋石經爲佚豈知今所存者尙有關古訓如此豈得全謂之佚乎

跋泉州萬安橋記

按程大昌演繁露泉州萬安橋因洛陽天津橋築石爲  
趾而取則焉故名洛陽橋陳善捫蝨新話乃謂是橋皆  
如此此句可刪者是未考也昔歐陽永叔作畫錦堂記  
張安道摘其中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句之於二字當  
刪其一此文至簡括矣而議者猶謂如其數而兩之六  
字爲贅又謂以字未穩者皆文人相輕之論也鄭杓以  
此碑擬魯公磨厓自是書家定評而近日題詠家或謂  
此碑用虞法何焯云此刻前半重開失真非得宋拓不  
可蓋蔡之行書學虞正書則出於顏此刻前半重刻者  
趨入瘦勁故見新拓本者謂其用虞法是未知前半爲  
重刻也後半之後側有小字結銜乃後人所勒宜并拓

之以資考核記以語訪清源金石者

跋瀧岡阡表二首

宋牧仲筠廊偶筆載歐陽文忠瀧岡阡表爲龍神借觀事并載黃魯直檄龍文稱直知泰和令以同邦之誼命直爲文云云按是表撰於熙寧三年甲戌四月其時山谷官葉縣尉距其知泰和尙在十年之前且黃集並無此文也牧仲不放而妄載之耳文忠撰此表之明年乃乞歸則是時初未嘗有以舟載歸之事也碑石邊有蝕狀而俗傳以爲龍爪之形其妄不辨可知

歐陽文忠撰書瀧岡阡表并自題額其陰則歐陽氏世次圖也是碑撰於熙寧三年夏四月十五日時公以兵

部尙書知青州昔吾友錢竹汀攷是碑謂宋宰輔編年  
錄所載太原之命當撰碑時除命未下故不敘入系銜  
予按公年譜是時宣徽南院使判太原河東經略安撫  
之命公堅辭不受事在是月壬申壬申月之十二日也  
不得謂除命未下矣蓋以辭命未受故不敘入系銜耳  
至是年七月乃改知蔡州其明年七月歸潁遂致仕是  
碑撰於在青州時則宋牧仲西陂類稿所載黃魯直文  
於文忠文節二公年譜皆有所不合予旣嘗詳辨之矣  
敏齋比部裝拓本爲軸屬爲題識故攷据其實以著徵  
信焉

跋東坡隸書石刻

王文簡居易錄云諸城古東武卽宋密州坡公超然臺  
在焉縣學有石刻坡八分書云明叔傳道禹功子瞻遊  
軾凡十字坡書滿天下而八分僅見此石云今見拓本  
則八分書三行行三字曰禹功傳道明叔子瞻遊並無  
軾字不知文簡何由致誤也諸城志云石高尺八寸質  
甚璞中藏巖壑者曰太湖石然不類也石背鐫三行九  
字字逕寸隸書自左而右石久埋沒土荳明萬歷十九  
年縣人陳某以告知縣甯嘉猷伐石爲臺度置明倫堂  
前方綱按東坡詩中熙宣甲寅乙卯間守密州時常與  
三人唱和喬敘字禹功嘗以太博宋有太常寺博士又  
國子監太學博士此  
稱太博未  
知孰是換左藏知欽州其後除知施州其出知欽州

在九年丙辰則此同遊或在甲寅或在乙卯未可定也  
章傳字傳道閩人吳都文粹載蘇子美贈章傳道詩云  
南閩章其氏傳名字傳道又烏臺詩案云熙寧六年正  
月作詩次章傳韻是其名傳灼然無疑而諸城志謂軼  
其名者第弗深考也趙果卿字明叔膠西人鄉貢進士  
有行義見坡公書劉庭式事文中坡詩次喬太博韻云  
喬侯瑚璉質清廟嘗薦盥奮髯百吏走坐變齊俗緩据  
此詩則查氏注以喬禹功爲先生密州僚屬者是也其  
後十年至元豐乙丑東坡知登州過密次韻趙明叔喬  
禹功先生依舊廣文貧老守時遭醉尉嗔云云查氏注  
趙明叔爲膠西教授則與施氏原注云膠西人者不合

坡文云密人趙明叔蓋明叔嘗官教授而非必其教授於密也又諸城志云章傳道與坡友善自杭至密皆在幕中攷先生通守杭州時次韻傳道詩有子粲還子授之句諸城志所云當得其實則三人者禹功爲密之僚屬傳道爲密守之幕客明叔爲密人三人者皆不當先於坡而今觀此石本乃先三人而後坡則其分書出坡公平無疑未谷書來云分法與漢唐不類以予觀之乃大近房彥謙碑是乃漢唐分隸之正矩求諸坡公書迹爲最罕見者矣

跋東坡海市詩石刻

此詩查氏補注引石刻云末題元豐八年十月晦書呈

全叔承議又父老下有云字神功字作工豈知造物  
豈字作不至於廟字作祠此詩此作是龍鍾鍾作鐘則  
查所未及也施氏原刻本神工龍鍾並與石刻同孤鳥  
本小杜則亦勝孤鳥也眉山二字蓋公名以黨禁磨  
去耳公以是年十月十五日到登州二十日被命以禮  
部員外郎召還朝故云到官五日而去也蘇詩入石子  
所見若廣州浴日亭是偽刻扶風天和寺廣州小金山  
則刻手皆不工此刻筆法淳古雖泐甚而神理具存可  
寶也

跋禪智寺蘇碑

揚州禪智寺蘇文忠次韻伯固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



嶺表詩明人重刻於石有嘉靖辛丑蜀岡盛儀萬歷己卯沔陽陳文燭二跋先是石久斷仆

國初新城王文簡司理揚州時訪得之屬寺僧陷方丈壁間并次韻勒石其側汪堯峰詩云鶴影蟬聲野徑長聶翁遺墨冷斜陽游人盡說迷樓好誰訪殘碑到蜀岡記此事也方綱嚮往斯蹟久矣會門人謝蘊山守揚州屬其訪揚且續唱和之盟今年夏得所寄拓本方綱按蘇伯固名堅鎮江人博學能詩時與文忠相會於揚李孝博時自山陽守以治行高第卽拜廣東提點刑獄見徐仲車節孝集云孝博字叔升而此墨蹟作叔師當以墨蹟爲正也今此石本師字半泐適門人張警堂銘假

守懷慶以郊縣亦有此詩石刻拓以見寄與此蹟筆法  
正同而其事特異文忠晚居陽羨疾不起叔黨兄弟得  
吉壤於汝州郊城之小峨嵋山因葬焉後人遂家於頴  
昌事見晁以道所爲斜川墓誌中明末盜代其家柏

國朝順治三年秋知縣事濟南張石只篤行謁墓下復  
爲封樹立碑其夜夢一青衣曰東坡遣致謝問先生今  
何在曰在臨汝公至彼當相見是年七月以事至汝州  
有青衣叩門遺一卷乃東坡墨蹟蜀岡送李孝博之嶺  
南詩也青衣忽不見張異之因命工摹勒於石自作長  
歌記之周櫟園書影王文簡池北偶談皆載此事而今  
日二蹟適合豈非翰墨精靈天假之緣者邪第二句集

作老鶴方翳蟬亦當從墨蹟作初也蘊山旣和公韻方  
網亦繼和俾刻於石側庶以踵前賢風流於什一耳

跋湧金亭石刻

東坡兩至河南一在嘉祐五年庚子春由唐許入京有  
阮籍嘯臺詩一在熙寧四年辛亥有傳堯俞濟源艸堂  
詩河南志云湧金亭在輝縣西北百泉亭有蘇書金主  
簿李天瑞重修若由嘉祐庚子計至金承安五年正一  
百四十年今前跋隱隱有四十年後有五年字以愚意  
度之似首行云東坡先生書石後之一百四十年云云  
末行云承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云云此已是舊拓  
本而模糊若此恐今石益難辨矣此當考李天瑞脩亭

東得此二紙以其一見餉并屬題於其後

跋米書龍井方圓庵記

三十年前友人以杭州翻刻此記拓本見示予適得寒山趙氏舊藏本對之然與墨林快事所稱杭石之誤皆不相合豈杭石又屢摹耶今見春湖宗丞所得此本不特遠勝杭本并遠勝予所藏寒山舊本蓋寒山本卽從此摹出也然前幅羣峰密圍之下後幅諸法同體之上皆有缺畫而石無泐痕則此本亦重刻者矣又不知墨林快事所稱有誤之本此二處缺畫如何此記蓋不知經幾翻摹矣米書此記最見筆意元豐癸亥米纔三十歲溫叔皮云元豐中米老謁坡公於黃州承其緒論

始專學晉人其書大進攷坡公元豐三年二月至七年四月皆在黃州此記書於元豐六年癸亥正是初學晉人之時宜其用筆得晉帖意也蓋原石爲人爭拓不久卽壞是以如此舊拓尙是初翻之本評米書者正當拈此爲第一義正恐寶晉英光諸帖皆當讓席耳安得訪求其初刻舊本以問津晉法乎

跋米書寶藏字後

予昔於廣東英德縣見石刻寶藏二大字左題云學博士米芾書此碑元在浚光司今移英德縣內又聞臨清有此刻而未得見也後三十年予按試來臨清始覓得拓本而石已亡矣臨清此刻無系銜學博士三字蓋明

嘉靖間所摹刻銜名有詳略實一本也按米公初仕涪  
光尉以方信孺所撰畫像記攷之當在熙寧癸丑甲寅  
之間年二十許其時名微未作芾也此二字則崇寧四  
年乙酉刻於無爲州而後人摹刻於臨清又刻於涪光  
耳是米公五十五歲時所書也因而手摹重勒於臨清  
學舍而系以詩乾隆癸丑春三月八日

跋伏波巖米題字

米公少年號爲集字蓋其結法皆從六朝唐人出也今  
米書翻刻者多贗爲老境橫放之作而豈知其少年之  
筆蒼秀出於性生者哉予嘗見涪溪題字清挺有唐人  
矩度今見此伏波巖字正與相埒而深粹過之以視外

間彙刻米帖侖乎遠矣若得有力者彙刻孔廟櫓贊及  
焦山東林岳麓藥洲米公諸題成一帙豈非韻勝哉

跋高麗靈通寺大覺國師碑

高麗靈通寺大覺國師碑在宋宣和七年乙巳所謂大  
覺國師者名義天卽東坡詩所云三韓老子西求法者  
也碑是金富軾撰吳彥侯書并篆額其正書專效歐陽  
率更唐宋以來中華石墨未有似此之結體純用歐法  
者也卽如化度第三行勝字右上橫斜帶似行書又如  
獻字右頂與左厖第二橫相齊習見歐書者亦多忽之  
此在虞恭公碑第三十一行之末結體正與此同而今  
日泐損人皆罕知之矣求諸東國尙得舊拓遺意爾

跋羣玉堂初拓米帖殘本二首

此米帖三十八行予所藏舊鈔本寶晉英光集具載之下注云見羣玉堂帖案曾宏父石刻鋪敘羣玉堂帖十卷韓侂冑自鑄其家藏墨蹟名閔古堂帖其第八卷米元章書開禧末韓以罪死籍入祕省嘉定改元乃易今名間者軒帖考云此帖摸刻極精紙墨亦妙其米帖視紹興帖英光堂帖俱勝蓋韓之客向若水精於鑒定帖乃其手摹也此蓋其第八卷之殘本紙墨淳古定爲當時初拓無疑秋史出以見眎因爲考定而系長歌於冊此帖內云眉陽公跋趙叔平家古帖得之矣叔平趙康靖也康靖自南京訪歐陽文忠於潁州作會老堂詩東



坡和云蠹魚自曬閒箱篋科斗長收古鼎鐘向讀坡此詩以爲專切歐陽集古錄耳今見米老帖乃知趙康靖亦收古帖東坡詩句蓋兼切歐趙而注家未之發也然坡題趙叔平古帖之文蘇集竟不載則又知東坡文字佚於世者多矣米老論書極推服東坡不知所論古帖云何也

跋羣玉堂米帖

羣玉堂帖之第八卷是米元章書今此冊孫退谷所藏每幅有紅字八下一二云云是八卷之下冊也米公自敘書法云七八歲時學顏後學柳又學歐又學褚最久又學段季書又學師宜官劉寬碑末言老境所得則此

是米公晚歲書而後無名款其印亦不分明蓋原蹟如此所謂段季者蓋墨卿之族唐元和間景雲寺石塔李詠墓志皆所書及篆而唐史表傳皆不詳其行系宋人寶刻類編作段全緯此作全繹當備考也然米公少時學唐人羅讓書而此不言何也師宜官書世所存漢碑無其名趙明誠金石錄云劉寬碑據藝文類聚乃桓麟撰後碑不知何人所爲然字體則同趙明誠不能考知其誰爲而米以爲師宜官未知何所據矣米又援石鼓誼楚文蓋不欲僅以今體書自居耳昔岳倦翁亦以米老系於六書之統緒然卽以今體書言亦當以正書爲主米所謂學歐褚者固未知何帖然其意不取小字則

恐啟後學凌躐高談棄正楷而專趨行艸之弊豈得因  
遠企古鼎銘而輕視一切乎吾於此帖取其師昔賢之  
意而已

跋米書章古老墓表

米撰書章古老墓表并題額在無爲州至南宋末曹之  
格有重刻本碑末云大觀元年歲次丁亥丙午月丙戌  
日曹刻本訛作丙午朔而原石月字筆勢微欹右後人  
遂信曹氏刻於月之左添前短醜殊甚今拓本并不知  
是後人據曹刻所妄加矣不思丙午是五月丙戌卽五  
月朔也若果丙午朔則豈有丙戌日之理乎又豈有有  
日無月者乎此固極易辨者而石本之訛至此安得不

著之

書袁州學記重刻本後

李泰伯袁州學記原石河南柳洪書京兆章友直篆額  
今不存久矣學解有近日重刻一石盱江字前从日後  
从目攷之志乘及泰伯盱江集皆从目然漢書地理志  
豫章郡南城縣下注云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師古  
曰盱音香于反此與臨淮郡之盱眙並皆从目無可疑  
者若盱字無地名水名之訓也嘗見舊鈔直講李先生  
文集三十七卷何義門手跋云洪玉父南城邵氏亭詩  
云盱毋江頭喚渡人遙指麻源第三谷盱字从目正與  
此相證然則盱江定當作盱从目也覩此重刻其後一

後不刊之書卷之三  
字尙从目則柳洪書舊本皆从目可知矣因并附題記  
於碑後使學者有考焉

遼壽昌五年陀羅尼幢跋

遼道宗壽昌年號史作壽隆不知其所由致誤當据石刻以壽昌爲正也壽昌五年卽宋元符二年己卯遼時金石文以甲乙丙丁庚辛壬癸乾坤艮巽代十二支故此刻稱乙時也唐以前書語曰之曰形瘦而長遼代去唐末遠此幢首行日字尙近古而何以宋人訓釋諸經已莫能詳攷乎是幢在城南慈悲庵後園四十年前予與蘧石辛楣慕堂諸君遊憩於此辛楣每指說此壽昌年號以證遼史而未及手拓也今敦夫編修拓其文屬

題爲識於後

跋羣玉堂刻石曼卿帖三首

石曼卿自書籌筆驛詩虎奔威逐逐用易語也釋文逐逐敦實也劉表作筮筮遠也項平庵謂此是沈厚專壹之義朱子本義云下而專也尙於古訓不甚相遠然宋人多不深考古訓每就今本傳寫之字衍繹以釋之故有以追逐馳逐之義爲訓者石曼卿在北宋時未知其据某家易義則古訓之廢失久矣况南宋乎且如歸藏之名乾坤因商以建丑爲正此自是殷商一代之文體如此故禮運曰吾得坤乾焉是專就宋爲殷後言之若後人詩文自宜稱乾坤不宜稱乾坤此則經學之不講

而徒務詞句之生新是豈足以傳示藝林乎又不特意  
中愁外一聯之遠在樊川下矣

此帖在羣玉堂末卷鐫刻極工曼卿書用顏法也然予  
見岱廟神放詩石復有曼卿題名大楷則勝此遠矣  
曼卿以詩著名在仁宗寶元間此刻自署戊寅是寶元  
元年也朱節度復之又刻此詩於四明廳事見蘆浦筆  
記在此明年己卯也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六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跋宋紹興十八年題名碑

宋紹興十八年進士題名錄碑在滁州梅瑞堂後壁下方有琅邪遷客張明道跋云紹興十八年題名錄翻刻詳明家藏者珍之用是刻石於環滁山中石爲文公記也故此石原名每人名下具書某鄉某里其後附錄則每人皆具年歲小名及祖父今此石每人下但有府縣無鄉里惟朱子名下全具鄉里年歲小名及祖父則是張明道重刻於滁州實爲朱子而重刻之故其餘人皆從略也張跋歲月不可攷其所謂翻刻詳明者則明宏



治中曾稽王鑑之重刻於紫陽書院之本名曰朱子同年錄者也此石則又從紫陽書院刻本重翻而刪其諸人之鄉里是此石是明宏治以後所刻也此石第一行上列尙有紹興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一行次列尙有紹興十八年二月十二日鎖院一行又次列尙有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詩賦一行又再次列尙有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一行又再次列尙有第一甲三字一行今皆脫失蓋拓手以紙窄遺其前一行耳此碑宋刻已不存其勒之石者惟滁州此本張跋謂此石爲文公記是矣然此刻於滁者意謂歐陽公登高第而朱子名次甚低於是盡削去諸人之詳而獨存朱子之鄉

貫以備考是固尊朱子之意矣然此同年小錄當時附錄一甲三人對策大略數語於後大約皆傳會和議之說而朱子名列最後者豈非朱子對策中或與時宰和議之說不相附和故試官置之下等乎今盡削去小錄之原本以爲能尊朱子則是意欲尊朱子而未知所以尊也而豈必區別朱子之理學歐公之文筆爲軒輊哉朱子名下自爲戶此訛作父爲戶當据原刻改正也

跋陸放翁焦山題名

焦山陸放翁題名正書十行五十八字後又行楷題二行十四字隆興二年甲申放翁年四十以左通直郎通判鎮江府事時莆陽守韓元吉無咎省母於京口與先

生道故舊有京口唱和集先生爲之序者也隆興二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庚辰其明年二月壬午則二月三日也都元敬瘞鶴銘跋云正德丁丑冬與錢德孚俞貞明踏雪尋瘞鶴銘於石壁下未至銘數十步崖上有宋嘉熙一年陸放翁題字云踏雪觀瘞鶴銘乃知昔人好奇已先於予云云今驗此拓本乃知其後別有嘉熙二年李濬李夢得韓口題名而都氏乃誤以爲放翁題名之年月嘉熙是理宗第三改元之歲在放翁卒後三十年矣近日汪退谷撰瘞鶴銘考遂据都城載陸放翁題名系於嘉熙二年宜亟正之也

跋宋光宗書誠齋字

乾隆戊申夏四月吉水學生楊鍾岳應茂奉其先文節公誠齋二字石本來蓋宋光宗在東宮時所書事載宋史本傳石久損壞今僅存拓本二紙一藏於其家一卽此本也石刻上有篆額曰皇帝御書下有小字約二十七行云淳熙十三年三月十九日今上皇帝陛下於東宮榮觀口召宮僚燕集酒半從至玉淵堂詹事臣郊臣端禮論德臣揆侍講臣口各傳刻所賜御書齋各進再拜稱謝惟侍讀臣萬里於同列爲末至蓋口嘗有請因再拜申言之皇帝陛下欣然口口大命磨澠衡墨染屠覺竹絲筆乘興一揮誠齋口口贈侍讀楊檢詳六小字識以清賞堂印視諸口字畫雅健相若而精神飛動似

覺更勝恭惟皇帝陛下心畫超詣雲章昭回龍跳虎卧

鸞飄鳳泊蓋天縱之能聖學之餘可謂字不口賜退而閱

不可守高安郡幸逢閱字不以侈寒士千載之閱字不

年歲次口酉八月戊子朝議大夫直祕閣口口口軍州

事管內勸農營田閱字不稽首恭書按文節集中東宮

勸讀錄跋云淳熙乙巳史方叔侍郎既以敷文閣待制

奉祠於是東宮闕侍讀一員一日詹事余處恭葛楚輔

白梁丞相以誠齋爲薦乃定議以吳春卿陳蹇叔胡子

遠何一之及誠齋凡五人連名進擬八月初八日早進

呈上閱至胡子遠云也得又閱至誠齋云遮箇好也麼

遂得旨以誠齋兼侍讀命既下初九日余葛二公與諭

德沈虞卿侍講尤死之上講堂皇太子問云新除楊侍  
讀得非今日上封事極言者乎余處恭對曰是也其人  
學問過人操履剛正甚誠實尤工於詩太子曰極好余  
葛諸公既退更相賀以爲官僚皆得端人正士也先是  
五月二十四日誠齋上封事極言天災地震君德國勢  
凡三千餘言不報余處恭因講讀之暇嘗爲太子誦之  
太子竦然稱善故知誠齋姓名云太子卽光宗皇帝史  
名彌正梁名克家余名端禮葛名郊吳名燠陳名仲謬  
胡名晉臣何名萬沈名揆尤名表誠齋不負天子讀陸  
宣公奏議讀資治通鑑三朝寶訓皆効忠規於太子時  
人以爲稱職後四十有八年紹定壬辰正月十八日男

長孺謹識又按宋史本傳及館閣續錄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擢爲侍讀歷樞密院檢詳十四年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十六年光宗卽位召爲秘書監此石刻下方跋語系銜直祕閣又云守高安郡則歲次口酉八月戊子者是淳熙十六年己酉之八月一日也是年二月光宗卽位故稱皇帝御書也侍講下泐一字當是尤延之名而余端禮字處恭宋史作處泰者誤也楊生又錄其家藏謝賡稿未及詳錄附記於此

書洪文敏瑞麻贊石本後

洪文敏知太平州州民以瑞麻合頴爲獻文敏圖而贊之其序云假守於此十閱月不著歲時惟曰太歲在酉

是淳熙十六年己酉也子篋有洪文敏所勒蘇書自跋  
在淳熙十六年守當塗時所作與此贊筆意正同而錢  
竹汀潛研齋金石跋亦据宋中興學士院題名云邁以  
淳熙十五年四月由翰林學士差知鎮江府此贊作於  
己酉八月是移知太平卽在十五年之冬也其明年改  
元紹興乃以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而宋史於翰林學  
士後卽書進煥章閣學士爲疎漏矣又誤以紹熙爲淳  
熙也竹汀所考與予所見正同但宋史本傳此下卽接  
書明年上章告老尋致仕卒年八十竟似文敏卒於淳  
熙改元之明年者其誤尤甚容齋三筆有慶元二年自  
序四筆有慶元三年自序豈有卒於淳熙紹熙間之理



平文敏生於宣和五年癸卯以其年八十考之當卒於  
嘉泰二年壬戌也宋史之疎舛如此并書於此以附諸  
洪氏家乘云

跋方孚若刻詩境字

宋史方信孺傳信孺使北時年才三十按方孚若以國  
信所參議官如金軍在宣宗開禧三年丁卯春是年金  
遣韓元靚使宋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  
以使事韶州武溪詩境刻石跋云開禧丁卯正月書時  
信孺丞蕭山而放翁退居鏡湖年八十三矣後五年嘉  
定辛未信孺假守曲江謹撫刻於武溪深碑陰九月旦  
莆田方信孺識孚若於開禧丁卯自春至秋使金三往

返以口舌折彊敵金人計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桷使金  
定和議桷曰信孺當其難桷當其易桷每見金人必問  
信孺安在其知韶州史不記其歲月其官廣西漕則史  
無之矣据吳獵方崧卿祠記云信孺爲崧卿仲子幼從  
父宦於桂後二十年復來官提刑兼判漕其桂林白龍  
洞刻放翁詩境字在嘉定癸酉自跋云此字始刻於韶  
之武溪再刻於道之窰尊三刻於桂之龍隱巖是乎若  
由韶而道而桂也韶桂二刻余皆有其拓本獨道州窰  
尊之刻屢訪之不得爾

跋金華智者寺放翁八札拓本

右陸放翁與禪友八札其四云與智者現公禪師其二

云與南山禪師皆刻於寺碑之陰前云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陸游謹封名上蓋陸游二字印攷渭南文集智者寺興造記云玘有道行爲其徒所宗予又與有夙昔且嘗記其嚴州南山興造之盛故玘今又從予求作智者興造記据此則玘公卽南山也其二札蓋玘在嚴州時也是記作於嘉泰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故此第一札云院記謹已具藁拜呈也第一札在十一月八日第二札在正月四日第四札在閏月六日放翁以嘉泰三年正月除寶謨閣待制此第四札云游去春已請老一生遂得結局正月忽被命寓直內閣云云則此閏月之札是嘉泰三年放翁年七十九其

正月之札則嘉泰四年年八十也放翁以修實錄告成轉太中大夫又勅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省三年事也至其明年遂以寶謨閣侍制致仕封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則在此札之後耳

跋謝文節橋亭卜卦研拓本後

研長九寸五分強博五寸三分弱厚八分上刻橋亭卜卦研五篆書旁刻草書銘曰此石吾友也如紫端留語區區人心如石不如石有誰似當年採薇不食守義賢已背刻宋謝侍郎硯五大字右曰程文海銘左曰大明永樂丙申七月洪水去橋亭易爲先生祠拍地得之閩後學趙元口其側上刻篆書大清乾隆丙子秋八月廣

西太平太守宛平查禮寶藏右刻隸書謝公介節載青  
史攜此賣卜建陽市周焯得之抱且死遺言贈我萬里  
馳嶺西蠻烟瘴雨鵑亂啼若有人兮魂夜歸查禮銘高  
秉書謹按文節居閩自乙亥至戊子凡十有四年程文  
憲卒於延祐五年戊午年七十則謝文節卒時程纔年  
四十也以雪樓集考之程至閩在至元三十年癸巳則  
銘此硯於建陽當在文節卒五年之後也雪樓以避武  
宗諱始改以字行固宜其時署名文海也惟謝侍郎之  
稱則宋史本傳及元李道源所撰謝公神道碑止言兵  
部架閣江東提刑招諭制置使而已不言侍郎也然李  
所撰碑謂公卒於至元二十五年年六十四而宋史本

傳作至元二十六年夏四月卒考之寶祐四年登科錄  
日年三十一生於二月二十四日亥時是文節之生在  
理宗寶慶二年丙戌則六十四歲卒爲至元二十六年  
己丑無疑矣碑又云公卒後門人私謚文節疊山文集  
亦据碑爲信然鄭汝璧臣謚類鈔則以爲景泰時追謚  
攷明景泰實錄及韓雍襄毅集景泰七年九月從禮部  
尙書胡濙等議以謚法遵德博聞謹身制度謚曰文節  
韓雍是時巡撫江西其疏竊見宋禮部侍郎謝枋得云  
云蓋其事詳於李壽長編而傳與碑皆攷之未詳耳得  
是研也可以攷先生在宋之故官裨益於法不少不特  
雲樓之字照耀後世視玉帶生多一結契也

跋高麗重脩文殊院記

高麗重脩文殊院記建炎四年庚戌沙門坦然書不言集右軍書實則全用聖教序筆勢雖聖教所無之字時見拙弱然以懷仁所集皆稱右軍書而中間亦頗有拙弱不相稱者况高麗沙門之書耶黃長睿謂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目爲院體故今士大夫玩此者絕少長睿在北宋末爲此說而高麗此碑在南宋初是宋初懷仁集右軍書已傳習於東國則近日書家執長睿之說或遂謂至明朝始多傳習者皆未然也正得以見唐後罕見見右軍真蹟賴聖教以傳之而懷仁所集已有失真之處益令人慨想羊薄以上耳

跋元遺山湧金亭詩石刻

右遺山先生湧金亭示同遊諸君子詩寸許正書詩內微茫散煙螺可證集本蘿字之誤後題云己酉清明日崧陽王贊立石蓋補刻也郝伯常表墓謂初筮仕除鎮平令再轉內鄉遂丁艱終喪正大中辟中州南陽令然先生鎮平縣齋感懷有四十頭顱半白生之句先生年四十當正大六年己丑爲罷內鄉之明年而郝銘序鎮平在內鄉之前誤也郝伯常生於金宣宗元光二年癸未當先生令內鄉時伯常方六歲宜其所記有異辭矣近時新刻陵川集本又以內鄉在南陽之後大誤先生宰內鄉在正大丁亥戊子間其宰南陽則在辛卯若正



大二年乙酉則先生方爲國史院編修也後題非乙酉明矣蘇門山陽皆縣名詩云山陽十月未搖落合結句觀之當是正大五年戊子冬罷內鄉出居縣東南日與張仲經杜仲梁諸人相從紅梅盛開藉草嘯詠時也

跋金令史題名記

黨承旨禮部令史題名記在法源寺殘泐爲二段記文十行題名存前十六行後十一行而已黨系銜云戊戌秋八月三日儒林郎國史院編修官武騎尉賜緋魚袋按承旨大定十年進士此戊戌是大定八年也金史百官志承安五年增六部令史六十九人此所記在未增之前其曰乙酉既刻題名不能備紀始末至崔君穎士

迺更刻石悉書鄉里官品與入部及出職歲月則是石  
爲崔所立也其曰武略將軍保義校尉者官品也貫滄  
州貫延安者鄉里也平定州軍制者出職也崔以大定  
八年五月到部至是重刻書自崔始而大定十九年以  
下至明昌三年皆續書之者也後則石泐莫知其止於  
何年矣凡存者二十七人其官品鄉里姓氏歲月或可  
辨或不可辨而得僅存於甃垣支甃之餘是亦幸矣

跋七觀帖

趙文敏書七觀在延祐四年丁巳三月時年六十四矣  
至泰定二年九月袁清容記勒石之歲在文敏卒後三  
年蓋勒石時仿前趙書也今重刻本有嘉靖壬戌豐道

生記則泰定初刻又爲難得然以趙氏子昂及大雅印  
例之則重刻之失真已可概見而此小楷尙具有師法  
黃庭之意信爲趙楷第一石墨矣約而論之全仿黃庭  
得其秀逸而不能追其遒古又何怪乎趙臨樂毅僅逐  
重摹之甜滑而不知原本之淳古耶至勦襲之勦从力  
館舍之館从舍茶然之茶从爾則竟徇俗而失其本字  
豈書家所宜出此則不得不糾正者矣

跋余忠宣篆鄭公釣臺字

右鄭公釣臺四篆後題武威余闕四小字亦篆書泐甚  
歛人方仰松成培手搨以寄予者攷鄭師山集富登釣  
臺記歛南山水最勝淞江出焉由淞源百餘里至縣境

曰富登渡一石巍然出江上勢欲飛入江中予往來其處每一登臨或坐或釣輒徘徊不能去人因名鄭公釣臺石淮閫余公廷心篆隸妙天下聞予之有是石公大書鄭公釣臺四字以爲寄至正十有六年秋八月始刻之臺前而記其所以得名之故鐫諸後石里人鮑葉爲予結草堂其側是月辛未記按余忠宣公以至正十二年出守安慶故此記稱淮閫也辛未是至正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此在余公死節之前二年也後一百二十七年當明成化十八年壬寅程篁墩爲作詩且於臺前作亭榜曰仰止摹拓篆書裝潢成冊於宏治癸丑自題其後一時和者有雲間張駿蕪湖胡燿棠樾鮑楠餘姚

陸相諸人而沈石田復爲詩及圖以傳之今又三百年此蹟竟無知者方君好古懷賢手拓相寄良可感也賦詩報之

跋董文敏書正陽門關帝廟碑

此董文敏書碑之最佳者當與李北海雲麾將軍碑米南宮蕪湖學記並觀矣然以予攷之文敏書此碑在萬歷十九年文敏年三十七時韓宗伯敎習庶吉士嘗以所藏書畫屬爲品次文敏嘗以柳書書館課試卷王文肅見之曰公對策書學率更今復仿誠懸耶蓋先生爲庶常時精意學唐碑故此書雖仿北海而實以骨格爲主非若後來效董書者專以行押取姿也此則善觀董

書者所當知耳

書董文敏少林寺道公碑後

董文敏書少林寺碑用李北海岳麓寺碑法也蓋趙董  
二家皆得力於北海而董書此碑意若目無吳興者昔  
俞仲蔚謂北海岳麓碑在雲麾之上而趙子面孫退谷  
皆未喻其旨者何哉北海書碑凡八百通其存於今而  
最炫赫在人耳目前者則雲麾將軍李昭公碑也其雲  
麾將軍李秀碑僅存二礎而董文敏獨存其唐搨全本  
今刻入戲鴻堂帖者則失之遠矣娑羅樹碑真本旣亡  
翻本亦鴻堂類耳少林寺戒壇銘亦尙不無可疑則北  
海書之著於今而可貴者惟端州石室記岳麓寺碑而

已端州石室記古雅淳質竟以分隸爲正書無一筆涉行押體劉有定行極注曰行草之書自魏晉以來唯用之簡札至銘刻必正書之故鍾繇正書謂之銘石虞褚諸公守而勿失至李邕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自矜其能銘石悉以行押書之而後世多效尤矣愚按鄭劉之言譌矣然於北海書豈未見端州石室記耶然而有唐一代碑刻旣以宗法晉楷爲則而太宗之晉祠高宗之萬年已皆多涉行艸高正臣之攝山碑更不待言而懷仁大雅苦心搜集亦皆藉行草也是以愚於品列唐賢正書第其上選爲六十種而竊欲以順宗之韋臯碑李邕之麓山碑附系於後者不得已而尋正書之路如

此也然董文敏雖曰法北海矣而其意豈果止於是哉  
蓋直以右軍自處而有唐宋以後二王復生之想吾嘗  
於山谷夷齊廟碑之仰追褚楷而竊慨於時世之限人  
不可跬步移也英豪間出不爲時習所囿而力已不能  
從心矣奈之何哉然則品北海書鑒古宜今吾必以岳  
麓李秀二碑爲最而端州石室之古質吾且不敢質言  
猶之品褚書者吾必以孟法師爲第一而伊闕三龕之  
古質吾且不敢質言也若北海之雲麾以鋒穎取勢以  
研妙取勝則董書正陽門關廟碑足以盡其法矣故曰  
文敏之意不欲止於是也董蹟世傳正楷極少偶有一  
二傳其楷者又多偏於斂渣滓蹈清虛使後學無所入



路不若竟懸此少林碑以爲董書之正楷而其天然俚放不能含味處此老當亦自知其難矣然以視吳興大行楷之全露妍逸者得失合離之界微乎微乎吾未敢遽軒輊也所以鄭劉之云不能不遘之而顏柳一出又無復行押之流弊者其於褚薛北海之上下源流孰沿而孰溯之邪吾十年前臨此碑以爲可使趙集賢卻步矣今粘冊細翫頗亦不敢自執前言此事人巧天工何者爲主乎嗚呼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

書別建曾子祠記後

方綱於近日書家極不許金壇王給事之學歐而善其知褚間給事爲其友楊君用褚法書曾廟碑或疑爲贗

作給事寓書切規之自謂平生不輕用褚書寫碑楊君  
遂併此紙勒石今來濟寧適吾友黃秋盦筦漕於此以  
拓本見貽方綱誦其文玩其書乃竊歎楊君之虛衷而  
給事之并不知褚也昔聞給事之論書也於褚曰瘦硬  
通神於歐曰清和入聖是言也蓋均不以時中之集成  
許二家也所以善之者人特知褚之媚秀而不知其瘦  
硬耳旣以其眼評褚獨不能以其眼評歐乎其稱之曰  
清和又稱之曰變化皆不足以盡歐也書雖小道而篆  
隸之後變爲正楷漢魏之後結爲晉唐蓋一言以蔽之  
曰質厚而已矣不此之務而百方生新以學之歐褚皆  
不受也況以單弱貌之耶且給事平生最得力處在於

鴈塔聖教問津韓叔節碑而其於叔節一碑謬分筆格爲數變之說以後人評帖括之見尙論古書君子哂之矣況聖教序記爲河南晚歲書而其先已有至德觀伊闕龕規模古隸之作焉有不師古而遽自生新者哉且文行忠信聖人所日以誨人也戒懼慎獨子思子著於中庸聖門傳授之情語也而桐城方子此記謂曾子有發前聖所未發之語是將使學者必有獨得之祕而後可資以力行雖曾子亦不敢受也今之攷古文尙書者凡一語之偶見它書必抉擿出之以爲勦襲僞作甚至人心道心之十六字亦不免於見疑其禍蓋甚於焚坑之烈而近日競爲驚廣者喜其新異靡然從之不知朱

子序中庸章句推本於危微精一之旨初不敢以發前  
聖所未發爲獨得也方氏稱古文於今日視王氏之楷  
法尤多人口而其所見如此方網用滋懼焉況此祠建  
於濟寧官舍作記者宜就服官理劇之箴體察忠恕戰  
兢之實際卽推以示學者亦豈外是乎是日方網與青  
浦王侍郎長白東峩閣學並祇

命承祀四配專祠而閣學分祀會廟於嘉祥故於同懋  
黃君官舍時書此以見不敢嘿爾之意而論書其小者  
也乾隆五十五年春三月十六日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七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侯官李彥章校刊

跋天都吳氏所藏黃庭經

右天都吳氏所藏黃庭經舊拓本一卷有方方壺以下十四跋其與諸本不同者五十二處若第八行第三十  
一行兒堅兒字此刻皆作完末行四字旁無點記日五  
二字無鉤轉之痕則亦非其原石之一驗又第二十七  
行七日之五連相啗崑崙之性不迷誤舍誤自相叶韻  
而此本舍作合亦爲可疑至於閑暇無事修太平作心  
太平引陸於翁以心太平名其齋廖瑩中以心太平名  
其園館又棄捐搖俗作棄捐淫欲則似淫欲與棄捐文

義較順搖俗似是訛誤然此等處皆實不得以校讐文  
句定之也愚謂評帖當以書法定之此本雖有諸跋極  
相推賞而其書法實遜於宋秘閣本也若照照改作昭  
昭尤見是後來据文義改之唐以前書昭明之昭讀平  
聲者有下四點其照臨之照去聲者無下四點也所以  
鮑明遠名無下四點讀去聲也杜詩才兼鮑昭愁絕倒  
是去聲無下四點也董文敏謂此本墨池爲放光者愚  
則不敢傳會耳陸放翁心太平庵與黃庭語廖瑩中亦以  
心太平三字名其園館而世所行本皆作修太平則是  
刻其南宋時坊賈所摹雜帖中之一歟昭明之昭讀平  
下四點其照臨之照讀去聲者唐以前無下四點也所  
以鮑明遠之洛實無下四點而讀去聲也此一本是後

人改去下四第就楷勢定之此本亦不能在諸本上也  
點竟不足據

跋南宋本樂毅論二種

世傳樂毅論二種其全本元祐祕閣本也至越州學舍  
重摹入石此後則惟明長洲文氏停雲館所摹前一全  
本是其嫡裔也其不全本宋高紳學士所藏石末後至  
一短行僅存一海字止故名海字本宋時人極重此本  
勒諸越州石氏帖其後又有博古堂帖重摹之長洲文  
氏所摹不全本是博古堂刻又脫失其末後三半短行  
竟無人知爲海字本矣惟章藻仲玉刻於墨池堂帖之  
不全本乃是從越州石氏本出者徐壇長謂筆鋒纖毫  
皆到何義門謂其每字魚尾波爲虞永興書所祖者是

也然義門蓋未見永興廟堂碑唐刻不能考求永興用  
筆之意但就王節度重刻陝石以言虞書耳以此品樂  
毅論海字本殆猶未盡耳元祐祕閣之樂毅論全本筆  
意開合縱橫可以想見梁唐所摹山陰書付官奴之緒  
至越州學舍重撫祕閣全本形神畢肖則停雲之全本  
實能傳之此樂毅論全文存於今者定以此停雲所刻  
全本爲可寶而其原出於宋越州學舍帖卽此南宋拓  
之全文本也至於南宋末又有從越州學舍本重摹入  
石者遂復因而有重書絹本遂致漸啟明吳廷之餘清  
齋本矣此間竟是古今書勢一大關鍵學者所宜探本  
者也至其不全本則文氏停雲所刻不但脫失末後三



小半行抑其字勢亦改就方整雖亦尙餘清勁意而非其神理矣惟章氏墨池堂帖所重刻尙存宋越州石氏帖之筆意幸勿僅擬諸永興必合諸停雲全本以窺山陰槩几遺意則章刻之不全本勝文刻之不全本遠矣其所從出卽此南宋刻海字不全本也難得南宋二石本具在一冊故援見存之文刻章刻以比例之而樂毅論真品出矣

跋齊原曹侍郎所收趙子固落水蘭亭卷

右趙子固落水蘭亭其事見於周公謹齊東野語其題跋之詳見於俞壽翁郁叔遇卞令之孫退谷諸書而疑者因之以起疑之者曰郁氏卞氏諸跋此卷皆無之齊

東野語曰子固題八字於卷首曰性命可輕此寶難得此卷亦無之也按蘭亭續考惟有姜白石三跋李秀巖一跋而已至式古堂所錄乃有范文正蘇子美二題郭雍鄧襄米友仁自得姓劉汝杜本許大同吳鏐胡翰鄭濤蘇伯衡王猷定項聖謨凡十二跋郁氏書畫記則有天聖丙寅重裝范文正王堯臣米黻劉涇四題劉汝杜本許大同吳鏐鄭濤蘇伯衡胡翰宋濂凡八跋是卞郁二書特据他書相沿錄之初非見真蹟而錄之也況諸跋中皆未嘗見趙子固落水事惟蘇伯衡宋濂二跋略及子固而宋跋云中間雖有趙彝齋字印不敢意爲之說則其非子固落水本可知蘇跋則曰蘇才翁所蓄錢

惟演家物後陳季常得之後曾覲得之最後趙子固得之子固嘗江行覆舟猶手之出水面曰吾性命可棄而此不可棄子固死遂流落江東云核其辭意亦與子固自跋所謂藏于姜蕭俞高者不同則是別有一卷而好事者亦傳謂落水本而未嘗以子固手跋詳考也是則此卷內無諸跋之不足病也俞壽翁續考載李秀巖跋在淳祐辛丑十一月又式古堂書畫考載有鷹揚周郊鳳儀虞廷印會稽內史等三古印則此卷亦無之蓋與卷首子固題字皆爲人割去久矣是則此卷首無子固題字之不足病也松雪一跋諸書所不載然其說旁見於松雪跋譚崇文本曰右軍書傳世者蘭亭爲第一蘭

亭刻本惟定武爲第一然柯條枝葉蔓延而未已求其  
自本自根爲定武真刻者余生六十有四又南北往來  
行幾萬里僅見兩三本耳一在叔固丞相宅卽族兄子  
固所存一在家弟房近自吳興攜來都下見與一在譚  
崇文許三本皆無小異余所得苦爲蠹所損叔固者因  
水泮糜潰字畫小昏唯譚所藏紙墨完整神明煥然爲  
三本之甲云松雪此跋在延祐四年十月是爲元仁宗  
卽位之初正李邦彥爲集賢大學士時子昂爲承旨學  
士也柯敬仲跋亦云僕生平所見真本李叔固丞相家  
所藏趙子固本是也袁清容集云此帖子固死入賈相  
家賈敗籍於官又歸濟南張參政斯立今在集賢大學

士李叔固家李邦寧字叔固此帖尾及後接經處有李氏珍玩及隴西郡記者是也其在賈似道家則帖尾隱有壺蘆悅生印及曲脚長字印者是也此李氏賈氏之印帖尾所有既足以證其爲真矣而尤有至要之證據斷非人力所能僞者蕭季木跋內名沈趙子固跋內乃作沈沈卽沈字也今帖首微露小印正是沈字又俞玉鑑者見於子固跋語卽壽翁也壽翁則卽續蘭亭考之何松詳具李秀巖諸跋中而此卷所未言及者今細審帖尾隱隱露半印正是俞松二字此豈後人以甲移乙貌爲真蹟者之所能乎子固跋中沈虞卿者名揆家有欣遇齋蓄蘭亭凡百餘本皆以斷損五字爲驗又沈

貳卿所藏是瘦本亦見李秀巖跋然則沈虞卿貳卿之本皆不及是本明矣鄭雙槐者名价字裕齋嘗集蘭亭數十本目曰蘭畹又得王承規舊本以易筮之得睽上火下澤在嘉定己巳中秋也子固於丁亥訪雙槐是理宗寶慶三年丁巳則寶祐五年己未則開慶元年故云首尾三十三年也白石題在嘉泰三年而子固跋云在蕭氏二十年則此帖歸蕭氏當在嘉定十二三年間蕭季木者其祖名德藻字東夫女嫁白石故此帖歸於蕭也今細審本帖原是宋禪閣冊每五行爲半葉橫寬三寸三分帖尾空一行恰至今改裝卷之帖紙盡處止正與雲煙過眼錄云原是一冊者相合則益見李趙俞松

悅生長字諸印皆是當日帖尾押縫可無疑矣又舊人評此帖所謂墨花滿面者卽今帖紙墨暈中皆宛具雲煙枝葉之狀是揭工當日隨手所成而後日遂成妙語又與袁起巖粉紋之說及近日王翦林輕雲籠日之語亦正相合方綱今此得見是帖借臨十日爲薺原跋此乃句句是摘骨見髓水落石出之談無復向時著錄諸家空言讚誦以爲落水本者自今可爲懸此以爲天下古今定武蘭亭本之玉尺矣

又跋

趙子固落水蘭亭孫退谷所藏實無子固手書性命可輕八字子前跋以爲被人割去裝入他卷以炫人理固

有之然何義門則云退谷所藏無子固此八字非落水  
原蹟也其後聞葉郎中夢龍於吳門汪氏見所藏落水  
蘭亭卷云紙墨古厚有子固手書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八字其姜白石二跋則第二跋字又稍大餘與予所臨  
前卷悉同据此則又非卞考所載稱爲落水本者比也  
竟不知世間果又有子固真本歟抑聞黃長睿東觀餘  
論云中間僧權押縫處一行較濶此則實諸刻所未見  
者昔年借曹文敏所藏卷子已手臨前後跋裝卷卽据  
此卷行高分寸繪蘭亭尺入考矣耿耿於懷未知得更  
審定加詳否耳此多聞所以又貴於闕疑也

續跋陳伯恭所收定武蘭亭卷後



辛丑夏四月得見趙子因落水蘭亭卷乃輕搨肥本爲水漬小昏而神理渾穆古厚則諸本皆不及也此是陳伯恭家所藏宋翻宋拓五字損本恰亦於是月得同几展對蓋五字損本拓在稍後是以越州石氏本摹鑄多泐勢而趙藏獨孤僧本泐蝕昏昧松雪遂以爲退筆所書也此本則從宋時五字初損本之最先拓者摹出故神圓不昏竟有似於原石也第二十一行攬字右上內點作二層與石氏本異二十四行後字末腳之仰上作挑處誤以石泐紋爲挑勢此二處其重勒之驗然宋時翻刻定武本支系繁多此乃其翻刻之最善者耳

### 跋國學蘭亭

是本昔人曾以定武目之孫退谷春明夢餘錄云定武  
蘭亭石刻在國學東廂者卽此本也其後退谷得見趙  
子固柯敬仲二本然後知定武自有真本然退谷所得  
柯本乃宋越州石氏重刻本亦非真定武也此本未入  
國學之前原出自天師庵土中故又名曰天師庵本顧  
亭林以爲周伯溫所臨王竊林以爲趙松雪所臨孫退  
谷朱竹垞皆以爲薛氏所刻副本退谷謂非元人所能  
到此言誠然然遽以爲薛氏所刻則未可信攷薛氏重  
刻蘭亭在北宋熙寧時薛紹彭於古刻鑿損五字爲識  
所謂五字者羣帶右流天也此國學本五字旣未損而  
其他字泐處皆較輕則是熙寧已前拓本所從摹勒者

其所祖之本爲最古者矣雖上下界絲視定武本弱二分許而位置逼真此非臨寫實是搨勒也以今所見越州石氏本東陽本皆宋人重刻而其分寸毫釐未有或爽者則薛氏當日以圭測景執柯伐柯必無纖微改易之理而此本所之旣憺之字終期於盡盡字死生亦大亦字妄作作字凡此四處皆顯然改換是必非薛氏所刻矣以愚意度之自是宋人所摹刻而今不能鑿指其何時何人也是石明初徐中山取置國學不知何時復委諸土中萬歷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復得出土時長洲韓敬堂爲祭酒拓數百本其後敲磨漸就剝蝕近時所拓其細僅存一線矣予嘗見林吉人手跋一本是康

熙初年所搨已不甚肥而此本圓渾深厚勝林跋本十倍當卽是韓敬堂所拓本也雖非定武真本然在今日已不可多得所當什襲珍之者矣

跋褚臨蘭亭王文惠本

右王文惠所藏褚臨蘭亭有米海岳跋者與海寧陳氏得自華亭之卷皆崇宣壬午米老所手裝彼在閏六月此在八月僅相去兩月耳而此八月所裝卷之跋未嘗言及閏六月之卷至於弇州跋周公瑕稱其攷訂之確而其前帖實是被人割易弇州亦未言也然弇州跋確言米老所得於蘇氏之本是雙鉤本而於此卷則轉不言其出自後人贗作者何哉按孫月峰跋弇州此卷云

管子安臬副得褚臨本余猶疑其有米臨本上重臨出  
則此本宜詎是褚河南手臨乎司寇固具眼人第有一  
真本斯贗本易別若俱是贗本則所謂一種僞好物者  
未免以貌似眩離婁矣据此月峰之言不欲直言弇州  
誤賞且爲之辭曰作僞者眩離婁是則此卷卽弇州所  
藏無疑也又驗王儼齋諸印皆真則此卷亦卽儼齋所  
藏無疑也弇州儼齋所藏旣確是此卷則高江邨所記  
亦卽是此卷又無疑也江邨所記與下令之所記自當  
無二惟是卞所記米跋下有楚國米芾紅文印而此無  
之則豈卞所見又其真本歟然卞在弇州之後而此卷  
文文水王百穀諸跋皆直皆收於一處恐又不得謂卞

令之所見更較此爲真矣米海岳崇寧壬午一歲中手  
裝蘇氏卷又手裝此王文惠卷而二跋品隲之語不同  
莫雲卿跋米老援書史稱薛氏故物而寶章待訪錄止  
載蘇氏卷不載王文惠卷則寶章待訪錄撰於元祐丙  
寅尙在此前十六年其時稱蘇者家藏本亦尙在蘇氏  
家未歸米耳無怪其不稱此卷蓋尙未見王文惠此卷  
也至其跋讚褚臨本則此卷之跋稱賞較蘇卷爲尤勝  
嘗見米公論褚臨蘭亭謂其有絕似者有不必似者而  
此卷則盛推其全用褚法其云浪字無異於書名者謂  
浪右半良字卽其自書遂良良字也又云由字益彰其  
楷則此在劉有定行極注云蘭亭多用篆法惟由字用

楷法蓋興感之由由字右肩方折所謂楷則也其云辛未歲見之辛巳歲購之米老生於辛卯故其所購得意之物逢辛歲者尤特書之所謂丙辛天地合也以此考之是米得此卷尤過於蘇卷也然所得蘇者家卷今所見鬱岡王氏海甯陳氏查氏山左吳氏諸刻本行世者不一而其真本則都元敬云已燬於火不能深究矣惟此卷止聞曾經弇州儼齋二家收藏而於他處無聞又未見有石本則雖此前帖有孫月峰眩離婁之評而全卷實是舊物其卷外籤文文水手題卽今焚香展對如見前人摩挲風味正何必援白石偏傍考之例逐細推求哉

跋蘭亭領字从山本二首

所謂褚臨領字从山本者昔於海寧查氏得其重刻石本是尤天錫借鬱岡本以補足其撤去三行者後有查聲山陳香泉跋知是吾里劉孟倬方伯所購聲山爲之情尤天錫入石者也叩諸孟倬後人云此卷原蹟歸查氏矣時查映山給諫在都門其所藏帖亦每屬子題跋而未嘗知其藏此卷也後數年映山旣逝山陰董小池館於映山嗣君小山比部家偶舉以訪諸小池則實在其篋且云所撤去之三行映山亦已覓得並藏於篋因託小池借看一日小池同伊墨卿持一匣來匣蓋鐫褚臨蘭亭真迹卷賜硯齋珍藏及展閱則非撤去三行之



矮卷乃高江邨銷夏錄所載王文惠本也據小池墨卿  
並云暎山臨終時付受井然的是二卷不知其矮卷何  
人易去矣予因深憾映山在都門甚久虛有此舊物不  
以示人且既覺得所撤之三行不勒石以補渤海之闕  
并可訂正尤天錫所重刻豈非大快事乎爲悵惘久之  
既而借留所匣之王文惠本旬日置几上諦視之其前  
褚臨黃絹本崇山二字旁實如渤海石本有一墨直更  
較渤海本之直長下一分許已及茂字之頂崇字山下  
無三小點次字左旁竟是三點不及渤海者中有細彎  
之勢因痛向之皆同定武與渤海異末文視渤海肥闊  
羣頂平圓而末無雙叉最可異者弦右半中間作反紐

從來所未見也癸丑字尙相比近蘭字長皆與渤海不同此黃絹本帖後卽米跋其後莫雲卿王弇州周公瑕文休承諸跋皆真蹟卷外紙籤亦出休承手蹟其黃絹帖內自然子紅文長印絹邊貞元二字印皆與高江邨所記相合前後王鴻緒儼齋諸印亦皆真確米跋極草草而按其用筆一一皆可尋原實出米手非鉤摹所能到且米跋紙是一色明人諸跋紙又一色其卽高江邨所記之舊物無可疑者惟褚臨絹本不知出何人僞作而弇州儼齋所藏皆卽此物無怪孫月峰云作僞者眩離婁也其僞作最明驗者米跋云黃絹幅至欣字合縫用證摹刻僧字果徐僧權合縫書也此二句言所見褚

臨之絹本至欣字一行恰見絹幅合縫處蓋謂褚臨絹幅一依右軍繭紙原幅故以此知褚臨原蹟必亦是至欣字一行是其絹幅合縫處也所以石刻本僧字恰在此欣字一行後之合縫處也据此米跋則褚臨黃絹本者必亦至此欣字一行絹幅截然作前一幅而此下一行乃另起絹幅方是褚臨真黃絹本與米跋乃合耳今此卷前之所謂褚臨者雖亦極舊之黃絹而此處實無二幅接續合縫之蹟則其偽作無疑又不待細論其筆法矣從來舊人著錄成帙若高江邨卞令之皆不過撮記其槩云前帖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不具錄豈知如此諦審辨驗乎前帖之偽既不足置論而此米跋未

嘗有摹勒入石者予是以鉤摹裝卷以資印證并臨文  
休承書籤於卷首其前帖不必復道則此卷卽以此存  
吾篋之米跋爲據焉奚不可也

右軍繭紙不可見於褚臨尋其蹤褚臨真本又不可辨  
於米跋尋其蹤而米跋凡數見焉其一條云泗洲南山  
杜氏收唐刻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  
得之以其本刻板回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  
書不亡於後世者賴有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卽與一本  
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此條最爲可据然云有鋒  
勢筆活則未必是定武本當是褚本矣而卻亦未明言  
是褚本也又一條云褚本有句填極肖者亦有隨意自

運者此條則確指褚臨矣卻未明言是某家所藏本也然此條雖未知其指某家藏本而此二語極中肯綮以愚意度之卽以今所行神龍本可想見也愚嘗辨神龍本之不足信蓋謂神龍印及貞觀開元諸印不足信非謂褚臨不足信也褚臨本在世間者曰神龍本曰類上本曰張金界奴本曰領字从山本領从山之本尤爲支蔓若以米跋此二語核之則所謂句填極肖者如羣字末筆崇字山下小點帶字上四直惟神龍本皆合而米老所謂長字覽字懷字之鋒勢則雖今所行神龍本已漸失真而愚於北宋劉無言所勒祕閣本尚可辨懷字之折鋒則以句填之肖兼自運之活惟神龍本足髮髯

之矣除此二條跋語外其確指某本之跋則有二焉一則蘇耆家本一則王文惠本也蘇耆家本則米老之跋贈多人口以有鬱岡王氏海寧陳氏查氏諸石刻傳之也其跋曰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撫賜王公貴人著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爲褚遂良撫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與真無異而小米跋云右蘭亭序唐朝命馮承素諸葛正之流於真跡上雙鉤者卽此一跋米老以爲真褚筆而小米以爲馮諸葛之流已不能無歧矣米氏書史亦載此跋以爲褚體則米老之意援馮承素輩所撫卽此真本耳非指此

爲馮手摹也且卽小米跋謂馮諸葛之流觀之流二字亦非專指馮也而南宋岳倦翁寶真齋法書贊載此本則專目爲馮摹其帖末云貞觀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臣承素奉勅模又有小米跋云右唐馮承素撫蘭亭敘臣米友仁鑒定恭跋卻無米老之跋岳倦翁跋云蘇耆題以爲褚遂良米辨其非定爲承素輩今所見米跋實未嘗辨其非褚而定爲馮若在明代陳緝熙王損齋董思白諸人所據或未可爲信而南宋時相臺岳氏所見米跋必無歧誤也今日蘇耆家藏此卷亦已羽化孰復從而究之有米老之跋贊二百二十六字烜赫人間藝林皆盛推褚臨而今合前後可見之文驗之其蘇耆家本

果的出於褚公手模尙未敢質言耳獨有此王文惠本則米跋云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其云雖臨王書全是褚法則亦卽槩括前一條句填自運二語之義以愚見度之米此跋所指之褚本豈但非領字从山本抑亦並非張金界奴本顏上本所可擬詳其詞意恐當卽是所傳神龍本而非今世所行有神龍貞觀開元諸印者耳米老此跋則誠是褚撫蘭亭敘之跋也又按此跋於世所行著錄之書載此者三焉一則張丑米老清河書畫舫二則高澹人江邨銷夏錄三則卞令之式古堂書畫彙攷詳此三書所載清河書畫舫於跋款下有真跡二字而所



錄卻多訛字卞令之所載款下有楚國米芾印恐亦後人所加惟高江邨銷夏錄所載止言小行書十八行不言有米印其所載前後諸印亦與此卷相合是高江邨實親見此卷而筆錄之但未嘗入石耳若此卷置其前帖弗論而專取此跋勒石以傳則褚臨真本雖不可見而其品此本之真券猶存當較蘇耆家本之米跋更爲足重豈不爲藝林增此墨緣耶至若蘇卷內所謂董撒三行者他日儻得見之當備附論於後要之領字从山本原無足置辨也褚本旣亡不得不借米跋以追其蹤豈其舍本而逐末乎

跋張筌城所得玉枕蘭亭石

山陰張笠城於京師購得松花板玉枕本與福州本毫髮不差背有右軍立象而無秋壑珍玩印海內陳竹厂遂斷以爲松雪臨本蓋竹厂曾見趙臨一本與玉枕本同而此本實非趙也玉枕本或云歐或云褚蓋廖瑩中縮定武爲之遂以爲歐爾其云褚者則後人有縮臨褚本而玉枕非褚也文衡山所收一本稍異云又其別刻者王簞林見寶應喬氏一卷亦微不同可見世間覆刻甚多要當以定武爲圭臬耳

跋慈谿姜氏蘭亭

慈谿鄭三雲以姜葦間先生所藏蘭亭二石本見贈云葦間歿後石歸武林周禮部岐年今不知歸何氏矣此

本一低行一高行高者刻於石背葦間自跋云是唐摹  
又云懷仁所集王羲之草書謂葦間自以爲褚摹者偶誤記  
也蕩林譏其嫩弱竹垞稱其飛動惟徐壇長語焉特詳  
曰低一字本崇山與曾字兩處皆用雙筆句下而尾極  
長項氏祖本正同又鄭所南心史出井本其落字添處  
俱與此絲毫無異可知僧字之謬曰因字痛字悲夫之  
夫斯文之文皆用改良可二字竟用塗此蘭亭當日之  
爲葉本無疑曰兩刻中多聖教字如九字不勾契字禾  
草賢字臣旁帶草流字右首加點不字三連又如水宙  
所諸萬老及能死世等作放體行書皆他本所無而以  
壇長諸跋合之葦間自跋則面背二本其互見他所者

葦間自跋稱武塘錢孝廉梅摹帖有其叔跋云得善本  
於京師前有趙文敏蕭翼辨才圖遂摹刻之諦視正與  
此前一面刻低一字本同而神氣去之遠矣又稱後得  
高麗揆文庫收藏本中有宣和御璽則文敏圖在焉玩  
其紙墨良是宋搨與背刻高一字本又毫髮無異只高  
麗本盛字上成字鉤微起而此逕帶下放字彼楷此行  
靜字右腳低於左青而此微縮爲不同及視石則三字  
已損卽用前完本嵌補紙上補痕猶隱隱可見壇長跋  
稱從儀徵項氏借觀蘭亭一本顧南原題爲宋搨者乃  
姜氏所藏高一字本之祖刻也字字生動勝姜刻遠甚  
姜刻實亦重摹則低一字本亦可知已是三跋所言大

略相去不遠今以拓本諦審之則高一字本第二行稽  
字蘭字第七行九行兩盛字十三行放字十四行靜字  
凡六字皆有補痕而低一字本二十一行與字亦有補  
痕信乎石是重摹矣若壇長据竹垞所引胡祭酒語證  
懷仁之集蘭亭則亦不然胡祭酒之語蓋以唐乾封三  
年僧懷仁集書接上孫興公後敘而言非指蘭亭也壇  
長蓋誤讀此文因并誤跋項氏家藏本直題以懷仁集  
蘭亭之目使後世遂增此一段異聞故言不可不慎也  
此本蓋以舊揚聖敎本集合爲之者聖敎序宋元書家  
皆所不取至有明宏正間士大夫始復重之輩間自跋  
記明嘉靖間吳門黃君得此石則此石當刻於明中葉

至所謂三字嵌補今諦視乃因改畫而補非因石損而補者竊林又跋集聖教字蘭亭云此南宋集聖教本與西溟所藏第二本同特別一石耳其目以南宋者亦不知何據也不知老之將至句實無曾字此本作曾字用筆勾轉以證世傳定武本僧字丿旁爲誤此謬說也卽此一條已足以蔽慈谿姜氏蘭亭之不可信矣詳見子蘭亭考卷中

自跋審正萬松山房縮本蘭亭

萬松山房縮臨蘭亭後題萬歷丙子年秋九月重陽前李宓臨并勒於萬松山房此本行次位置大誤者凡二處第十行末錯移下一字第八行末錯移上一字也至

其筆畫之失則稽字下半誤移正中觴字誤易爲易處  
敘字多一ノ騁字馬下三點誤爲一畫跡字左叅下半  
全失不同不字上畫誤連當字右直誤斷已字誤已快  
字誤快不知不字上畫誤連老字上半折處誤斷所之  
之字末筆全失倦字誤亅遷字中訛加橫畫字中間誤  
多一橫死字左誤已亦字誤作三點昔人昔字下日誤  
作艸書之由之字誤作艸書後二之字亦然嘗字末筆  
誤出太長未嘗不不字全失不能喻之不字誤連喻字  
失一橫虛字下半全失視昔視字不誤爲丌故列故字  
末筆列字末筆皆失致字攬字將字皆全失以上就其  
顯然失誤者已有三十五處之多至其細微曲折不能

肖者則字字有之此內止死生亦大矣亦字惟諸本或有作三點者其餘則歐褚並無歧出此本之失不得以褚本諉也李宓字義民福建龍溪人其石曾爲王簠林得於燕市後又爲揚州人汪杰中也重摹刻石今皆藏揚州黃氏家簠林跋云用褚本縮成逕寸刻於青田石四面細若蠅頭而寬綽容與能盡筆勢以較原本不失毫髮此又玉枕後一奇玩也此跋頗以不知其人爵里爲惜今予旣得其爵里而又見其拓本何幸如之然其中顯然之失至於行次之誤移偏旁之失錯而簠林以爲較原本不失毫髮則簠林所謂以宋牋精摹趙子固落水本不失毫髮者亦槩可知矣信乎精鑒之難也予



從耦堂侍御假觀因用定武落水本筆意審正重摹并識其槩於後然此特因李氏原刻行次參互勉爲推算改正是以雖較李氏本旣加審正而仍不敢自信爲毫髮無差也它日儻得遇良工爲我勒於寸石仍當細意重摹一過耳

跋宋拓聖教序王丹麓本

此宋拓不斷本王樓邨先生舊藏本有義門印記聞原有義門跋謂是申文定家物有賜閒堂申氏珍藏小印今何跋不可見矣申印猶存賜閒堂印到今已二百年矣又有白田喬介夫印前歲友人持來留數日復持去未諦審也今日申之孝廉持過小齋借留重加審定予

所見宋拓不斷者已十數本新安程氏舊藏一本與予所藏本相埒此本當亦同時所拓紙做墨渝揚手不精而古厚之氣盎然或但以姿媚賞之抑末矣此拓紙蓋用宋時戶口冊也申之其什襲寶之

跋孫文介本十三行

趙文敏跋十三行云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止有此本是晉時麻牋紹興間思陵訪得九行一百七十六字所以米友仁跋作九行定爲真跡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以紹興所得九行裝於前以續得四行裝於後又有一本是宣和書譜中所收七璽完具然是唐人硬黃紙書亦同十三行二百五

十字當是唐人所臨後有柳公權跋兩行三十二字吾不敢以爲真跡者蓋晉唐紙異不可不知也据文敏此跋雖云宋末賈似道以續得四行合成十三行然予見宋人所著寶刻類編已云王獻之書洛神賦十三行矣汝帖大觀間刻乃從之郁字起可見宋人所傳本亦多寡不一文敏亦云宜和書譜所收是唐人硬黃書則此本後有祥符周越跋者不足致疑也自來書家評此帖者皆云唐荆川本第一孫文介本次之此本江陰夏文學菑隈持來屬題菑隈云文介此本歸江陰吳相國宗達曹峨嶠祭酒禾吳氏錫也得於外家菑隈祖母爲祭酒女孫是帖奩中物也今審帖首有紅文慎行二字直

篆印白文慎行二字橫篆印又白文慎行二字直篆印  
帖尾有翰林學士四字紅文方印其爲孫氏物無疑沈  
凡民云子敬十三行孫文介公刻於元晏齋與唐本不  
合者九字卽毀去九字所謂九字損本稍遜唐本一籌  
王簞林云十三行以武進唐荆川所藏爲天下第一在  
其六世孫蘄門制府家制府球圖守之昔孫文介公慎  
行以荆川本重摸於元晏齋首行有元晏齋及吳門管  
一蚪摸九字疑精心摸刻歲餘乃就今世十三行無出  
此上者然以較荆川本則厚薄迥殊中損九字武進人  
云文介以字不當意鎚損九字又見梁谿華氏劍光閣  
所藏古搨本與荆川本同而闕九字卽孫本鎚損處也

乃知文介蓋以華本爲正故鏤損之耳今此本九字不損然王篤林旣親見荆川本在唐氏家則此本非唐氏本矣旣非唐氏本自應是孫文介所重摹而又無鏤損之九字者何也何義門云康熙甲午秋同年唐執玉虞部以先世襄文公所藏宋拓洛神十三行屬爲題識此帖董宗伯屢歎之然多用顏法開坡谷門徑或卽周子發所摹以入石者不如越州石氏本纖穠得中也惟帖是石未刻時拓本毫髮畢備墨光可鑑爲他本不及耳据義門此語正與今所見此本相合雖不敢必其爲卽周越所摹然是宋人摹刻則無疑也豈文介初摹入石尙未鏤損九字者歟則亦百五十年前揚本亦竟可作

唐氏原本觀矣予故題曰武進孫氏元晏齋十三行九字未損本庶幾得其實乎

跋杭本十三行

世行杭本十三行或謂是近時王工重鐫予向以明長洲章氏墨池堂所摹勒對之知非近人所爲也然亦未有確證今汪孟慈持一冊來前列二種筆勢與泐痕皆相似而前一種指潛淵而而字右彎尙不至如後一本之過滑姚女旁後本雖圓不及前之古勁餘字亦多類此知前本是賈似道刻於碧玉本也其後一本則卽所謂四桂老人親見王工鐫者今世所常行皆其後一本耳冊末有真定梁而篤跋其跋全襲用楊可師跋語惟

改甲申爲丙辰改蘿軒爲信公又云信公得此之後又得王雅宜臨本附之所云信公得此者雖不知其虛實然此杭州石是吾家蘿軒先生屬楊可師跋無疑今此梁跋乃襲用楊可師跋改蘿軒爲信公而所謂信公又得王雅宜臨本以附之則王雅宜臨本乃自署隆慶己巳不思雅宜卒於嘉靖十二年至隆慶己巳則雅宜卒後三十七年矣卽此以驗所謂信公云云其爲無稽可知矣然此冊前載一舊本乃實是宋時賈似道本今所常行者乃是此第二本雖未嘗不形神具肖而前一本勝之遠矣攷杭本者亦不可不知也